

蔡文傑散文集

總有天光旦照來

蔡文傑 著



人間失語症

三年多來除了週末假日，每天早上開著電動輪椅到家居附近的醫院，在地下二樓的復健治療室做一些維持身體機能的運動，讓自己的四肢不至太快就萎縮，然後一邊和復健師朋友們嘻鬧聊天，已然成為生活中的一種樂趣兼具健身，只是別人是到健身房，而我在醫院。

今天要到醫院之前，家裡就有些事讓我操煩，到了復健治療室，幫我做治療的兩個復健老師都不在，一個去墾丁玩，一個上樓巡病房。我就麻煩一個我熟識又聽得懂我說話的阿姨幫我搬沙包和標靶，學習咱台灣之光王建民練習投球，雖然我不是台灣之光，好歹也稱得上是梧棲之光，至少我們梧棲鎮長秀哥還有我們教會的阿寶牧師都這麼叫我。

沙包「喇」的一聲，有的命中標靶的眼睛，有的偏向一旁騎健身腳踏車

的阿媽腳邊，我尷尬得要身旁聊天的阿姨再幫我喬一下位置，阿姨竟打趣的跟那個阿媽說：「蔡文傑驚去丟到阿媽啦！」結果阿媽笑笑跟我說：「你若丟得到阿媽，按呢我站在這兒給你丟，嘛袂曉緊！」我回報阿媽一抹赧笑，就繼續將沙包奮力地丟出去。

後來沙包丟不到一半，我又想起家裡的事，不放心地溜到外面撥了手機給老媽，果不其然事情像一個人不慎滑落山崖，衣服卻意外讓樹枝給勾住，懸在那裡搖搖欲墜。按掉手機後，我內心像隻找不到旁人來搭救主人的小狗四處奔竄，彷彿就要衝口而出。那時剛好我的復健老師從樓上巡病房下來，我趕緊迎向前跟他說聲我有事要先離開，就先落跑衝向我常搭的那座透明電梯。

之前除去午餐巔峰時間之外，很容易等到的這座透明電梯，現在卻因為醫院把兩科病患較多的門診遷移下來我們這一樓，造成現在輪椅的班次很難等候。在我面前已經挨了三、四個人，待電梯門打開後，原先搭乘其內的幾個人看到我們這堆人，個個挺胸縮肚的退向角落，然後電梯外頭那三、四個

人爭搶限量商品似的趕緊推擠進去，而我抱著應該還塞得下我這台電動輪椅的心態倒退而入。不料我和電動輪椅加起來快要一百五十公斤，惹得電梯載重警報器氣急敗壞在抗議，電梯角落的一對中年男女看到這副窘境，女的便跟那個男的說：「我們坐下一班吧！」然後十分艱辛卻故作無謂地從我們這堆沙丁魚裡推擠而出，害我尷尬得像一株含羞草趕緊低下頭來。

電梯內塞著一堆人，什麼氣味都有：臭汗酸味、清新的香水味、嘴裡呵出來的鹹菜味……。有人低著頭，有人盯著樓層的燈號發呆，一個在我前面進來的男生站在電梯門前幫大家按各自前往的樓層，兩個傳送阿姨笑嘻嘻的討論中午要吃哪一家鮭魚焗飯、哪一家牛肉麵？戴藍芽耳機的醫生喃喃跟電話彼端邀約下午要去哪裡打球，講完電話後，用下巴勾著對面那穿綠衣褲跛著藍白拖，憑靠在電梯扶手條的醫生問：今天on幾刀啦？

電梯上升後，在地下一樓停了下來，門緩緩打開，一個手挽著破舊肥皂絲袋的阿婆往裡面探了探：「恁是欲轉去唷？」站在電梯門前那個男生拉高音量問阿婆：「你是欲去一樓唷？」阿婆怯怯地說：「我來看病看好啊！欲

坐病院的車班轉去啦！」阿婆說完後，手扶著電梯門外的框板緩緩向後挪一步，嘴裡喃喃：「老歲仔人毋捌字，真淒慘哦……」站在電梯門前那個男生這才把手指頭從開門的按鈕放開。

電梯門緩緩關上後，我的內心海浪般拍打出許多問號：裡面這些人都聾了嗎？還是跟我一樣有語言障礙？為何沒有人願意跟阿婆說坐醫院專車的地方就是一樓。

在我內心仍舊起伏之際，一道道波光漸漸在透明電梯上方湧動，我們好似從幽暗海底倏然躍出水面。待電梯門一打開，靠近電梯出口的我趕緊先溜出來，而站在電梯門前那個男生和兩個傳送阿姨則緊跟在後。恍惚裡，我們像是從鯊魚的嘴邊掙脫出來的小魚；而整座醫院像隻張牙舞爪的大海怪。

刊載於2009年1月號291期《聯合文學》

爬行

每隔一段時間從梧棲開車到豐原廟東的美食街大啖一頓，幾乎成了我和家人的一種休閒樂趣。

這天，我們如舊在賣蚵仔煎的攤位坐了下來，老闆娘見我的輪椅無法停靠妥當，急忙挪開椅子讓我進入。我們向老闆娘點了三份蚵仔煎和蚵仔湯後，媽媽嚷著要去街內買幾樣滷味來加菜。沒多久熱騰騰的蚵仔煎和蚵仔湯即端來我們面前，我和老爸無法拒絕眼前美食的誘惑，便先開動！首先，蚵仔煎的香味從我們味蕾裡散開，淋著甜辣醬的蚵仔一口咬下去更是刺激食慾！老爸在旁時而拿著面紙擦拭著我沾了滿臉的甜辣醬，我則低頭以抖動的手握著湯匙就口繼續吃著。

老爸很快地吃完蚵仔煎，忙著把我的蚵仔湯舀涼的時候，不遠處悠悠

傳來一曲台語勵志歌謠，沉悶的樂音，吸引我注視。原來是一位雙腳嚴重萎縮的中年男子推著手推車，在地上奮力爬著，手推車上置放著一箱抹布與一台老舊收音機。當他越來越靠近我們時，我的目光更是隨著他一寸一寸的爬行……。

全身黝黑裹滿沙土的他，從我身後爬過時，斜著半邊臉對我露出了微笑，隨即又向往來的饕客兜售手中的抹布。而大多數的人們都冷漠以對，或者揮手匆匆閃避！

當他經過賣肉圓的攤位時，賣肉圓的年輕人竟破口斥喝著他：「幹！你拉幾噢嘛切卡細聲咧！」剎時，很多人轉頭望了望他們，但他當下並沒有理會賣肉圓的責罵，只是繼續向前爬行叫賣著。當他折返，再度來到賣肉圓的攤位時，吃力地仰起頭叫喊著：「肉圓仔！歹勢啦！」

我回神轉身要繼續吃蚵仔煎時，媽媽早就坐在我身邊，夾了一塊剛買回來滷雞胗要餵我。那塊雞胗我含在嘴裡了很久，因為腦海裡一直思忖著那位身障男子的下一餐在哪裡？上一餐又是在哪時候吃的？

餐後，爸媽輪流推著我走出華燈初上的美食街。在街角賣豆花的地方，我再度看到那位身障男子，他正仰著頭和賣豆花的阿婆談著今天的生意狀況，當我轉身回望時，只見他望著紙箱裡的抹布搖搖頭……。

刊載於2005年12月8日《台灣時報》副刊

壓傷的蘆葦

復健治療室裡，一名膚色黝黑的中年男子孱弱地踩著訓練腿力的腳踏車，寬鬆的藍白直條紋病袍因為上下踩踏露出兩截乾癟的小腿。男子格外分明的眼眸似乎有些溼濡，也或許是迷惘；只有在看護阿姨遞上茶水和細心幫他擦汗時，他才回過神微綻一朵靦腆的笑顏。

原來他是名菲律賓籍勞工，來台灣當漁船助手，因為癲癇發作，送來醫院後，醫生進一步檢查發現他得了惡性腦瘤，一顆五公分大，另外一顆稍小。

也許生命本身就不是完整，一旦衣角或者什麼地方不小心被勾到，隨之傾頹、崩塌……。我們要學習的就是試著重新去拼湊一幅不一樣風貌的生命風景。

踩了一段腳踏車，復健師拿來一顆比籃球稍大的泡棉球要他單腳踏在上面訓練平衡，復健師則在後方揪住他的褲頭；球受力易晃動，男子沒有及時拉回重心身體跟著顛晃向前傾，看護阿姨急忙上前扶住。一上一下練習間，復健師同看護關心起他現在的進食情形；提起這件事，看護阿姨彷彿找到抱怨對象似地叨敘起來：

「伊病得這樣重，沒辦法回去工作了，船公司竟然因為醫藥費很重，規定伊一頓只能吃三十元。」

「三十元是欲按怎買？」復健師一副不可置信地問。

「無法度啊，我只好挾兩樣青菜，然後拜託自助餐店老闆幫伊淋上一些湯汁。」

「阿姨，那他這樣吃得下去嗎？」

「伊的胃口極差，常常吃沒幾口就跟我搖手了，我都要邊哄邊勸，伊才肯再多吃幾口。」

「我們兩個話語不通，和伊溝通都用比的、用猜的，也不知道伊愛吃什

麼？前幾天伊又去做化療，回來病房後整個人一直乾嘔，我看了很不過心，自掏腰包買了一碗牛肉湯幫伊加菜；想說先倒一小碗乎伊喝看看，想不到伊喝下去整個人好像精神起來，跟我微笑，還比著要我再倒乎伊喝。」

「阿姨，那妳不就倒貼？」復健師笑著說。

「哎呀！我是單親家庭長大的，也曾受人照顧過；現在換我們付出一些不要緊啦！」

「講起來伊也極可憐，放某放囡隨那隻船四界去討賺，想不到現在卻得到這種病。前幾天船公司才派人來用英語跟伊講，他們已經負擔不起醫療費用，最近準備將伊送轉去菲律賓。伊聽完了後，頭犁犁，無意啊無意。」

男子也許從看護阿姨的神色裡看得出她在跟復健師講述他的情況吧，眼神彷彿耽溺在一種說不出的空茫。直到復健師趨前跟他說：「A bruised reed. He will not break.」他才勉強露出一絲微笑。

也在一旁做復健的我，靜靜地聽著，心裡也替他的未來擔憂。不過我深信，不論他人在哪裡，他這輩子必定忘不了那碗牛肉湯的味道。

換下一個復健動作時，看護阿姨邊扶著他忍不住又跟復健師說：「伊現
在的治療都還未告一段落，半條命還在風中咧飛，妳看伊敢有法度轉去菲律
賓？」

2013年3月27日《人間福報》副刊

照相館老頭家

國中開學後，我因行動不便，無法跟同學們一起到活動中心拍學生證上的大頭照，於是媽媽帶我去照相館補拍。那也是我們家習慣去的照相館，它的攝影棚設在二樓，我媽先把我抱到櫃台前的椅子上，再從提袋中拿出隨身攜帶的揩巾，蹲下來把我背到她背上，要我緊抱著，她才使力地站起來，隨即從揩巾的下帶先綁起，口中還咬著揩巾的上帶以防散落，還不時捧一捧我屁股，再一步一步走上咯吱作響又陡峭的木梯。

但真正的折騰才要開始呢。只見溫文好性子的照相館老闆，在攝影棚裡來回奔忙，一會兒跑來重新調整我略歪的頭、一會兒跑來幫我摺好衣領，然後又趕緊退回相機後方，躲在遮光布下，緊握快門線：「來，放乎自然哦！」站在老闆旁的媽媽低聲附上一句：「頭家，你要等伊嘴型擺好，你才

拍。」老闆似也刻意壓低聲量：「我知啦，我會偷偷的拍。」好不容易聽到啪一聲，我的嘴型又歪一邊；老媽像導演對著NG十幾次的演員向我吼叫，然後回頭低聲地跟老闆說：「頭家歹勢啦，害你的底片無彩去。」

拍攝過程，媽媽跟老闆說，自己從少女時代到結婚，照片都是老闆拍的，意猶未盡地敘述結婚當天爸爸特地向朋友商借的白色豪華禮車，在當時的鄉下是如何的少見，媽媽還記起我的週歲照也是老闆拍的。同時，她也發出納悶：「怎麼度啐時照相，拍得那麼斯文那麼漂亮，現在懂事了面對鏡頭嘴卻會歪斜？」其實我也不曉得為何每次面對這頭三腳獸，嘴脣總不由自主的歪斜，任憑我極力地想輕抿著嘴，但心裡頭就像逼近一個什麼東西；也許是腦性麻痺症固有的容易緊張的因素，就好像在我未做好心理準備下，碰到一個許久或未曾跟我談過話的人問我話，我總得吞吐好一陣子才能結結巴巴地答出第一句話。

忽地，攝影棚裡又啪一聲，這次老闆像等待曇花終於一現那樣跟我媽說：「應該會使囉！」只見老媽嘴笑目笑連忙跟老闆道謝：「頭家，嘴型的

所在，你再幫我們修漂亮一點哦！」

那次拍大頭照後幾年，老闆慢慢退休，由他兒子接下照相館事業。數年前我和父母要到日本旅行，不料我的護照過期，要重拍大頭照。那時我們已經搬來梧棲，不過還是比較信任老家清水那間照相館的拍攝技術，可是一想到又要拍照，我媽頭痛得很！在車內或在照相館外一再地叮嚀我：「等一下你的嘴型不要再給我歪七扭八，不然人家不願意幫你拍了……」

待我們進入照相館，老媽拉拉我衣領、搔搔我頭髮然後一臉歉意地說：「頭家，歹勢啦！又要來給你們添麻煩了。」少年老闆連忙揮手說不會啦，而且現在攝影棚在一樓，妳不用再搯他爬上爬下。

大致一樣的攝影棚設備，角落多了台電腦，而我就像大明星，折騰眾人許久，終於要上鏡。開麥拉之後，從小到大揮之不去的夢魘重新上演，只見少年老闆在我和相機之間來回奔忙，一會兒跑來重新調整我略歪的頭，然後又趕緊退回相機後方，躲在遮光布下，緊握快門線：「來，放乎自然哦！」此時，站在少年老闆旁的老媽仍不忘低聲附上一句：「頭家，拜託你哦！你

要等伊嘴型較自然時，你才拍哦。」可是再怎麼拍，我的嘴脣總不由自主的歪斜。

逐漸地，少年老闆露出一副不耐煩的表情，指著電腦螢幕要我媽從中挑選一張，他會盡量用電腦軟體把它修飾得完美些。老媽趕緊央求他再多拍幾張：「頭家，拜託你幫我們拍漂亮一點，恁老爸和我阿爸常常做伙泡茶，我從做查某囡仔到結婚攏是找恁老爸翕相……。」就在此時，說人人到，老頭家一身高爾夫球服裝走進來，少年老闆看到他老爸，深吁一口氣。

看到老頭家，老媽的雙眉如茶葉注入沸水，逐漸舒展。而老頭家也不負眾望，架勢十足地在和我媽閒聊之際，快門聲響個不停，不一會兒即喚我媽跟少年老闆去電腦螢幕前挑選照片，還邊說：「好佳哉，現在的時代有電腦。」我媽東挑西挑，挑出一張比較完美的，但眼神裡還是流露出些許悵然。臨走前，她仍不忘叮嚀少年老闆：「頭家，嘴型的所在，麻煩你幫我們修較漂亮一點哦！」

刊載於2018年9月4日《人間福報》副刊